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安全理事会

S/12243  
26 November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请阁下注意，土耳其占领部队和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对围地里的希族塞人施加令人难以想象的不人道行为，使他们遭受到很大的痛苦，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古老家园和土地，以容纳为了蓄意改变塞浦路斯岛的人口组成而从土耳其本土大量涌入的土耳其人。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人道事务服务处处长马佐卡里斯先生的报告说，恐怖行动，严刑拷打和持续的骚扰和威胁，现在已更有效地、更加紧地施加在仍留在当地的希族塞人居民的身上，现在将关于这种情况的报告随函附上，分别编列为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

如蒙将此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 使

齐农·罗西迪斯（签名）

附件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的报告

在我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中，我报告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晚上，有两个土耳其人企图强奸梅兰那尔卡村的 Georgios Hadjinicolas Aspris 的两个女儿，并且报告了土耳其人最近使用新的方法，企图迫使围地里的希族塞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和财产。

对那些拒绝签名“自愿”申请书移居南部的人所使用的新方法，包括威胁、敲诈、偷窃、抢劫、有时甚至加以杀害，企图强奸和强奸年老的妇女（参看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瓦西拉卡斯村 65 岁的 Lefcou Dimitri 被土耳其殖民者违背人道强奸的案件），或未成年的少女（参看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圣特里亚斯村 13 岁的 Georgia Lyssandrou Foka 在她的父亲、姐妹和兄弟的面前被强奸的案件）。这种方法已经成功地使用在卡斯特里亚、内塔、基拉内摩斯、特夫罗、瓦西拉卡斯及埃普塔基等村庄，希腊居民已完全撤出这些村庄。这种方法目前正使用于科马多伊阿罗、圣安德罗尼科斯和科米克比尔等村庄，希腊居民也已经开始撤出这些村庄。

由于 Georgios Hadjinicolas Aspris 的两个女儿遭受到意外事件，86 名希腊居民已经逃离梅兰那尔卡村。其余的 24 名希腊居民希望该村的情况将会改善，使他们能够住下去，但是随后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的希望变得非常黯淡。

梅兰那尔卡村 86 名希族居民离开后，土耳其人闯入空屋，偷走屋内一切可以搬走的财产，打开门窗，扬长而去。后来，邻近各村土族塞人的牧羊人和其他牲畜饲养人来到梅兰那尔卡，把这些房屋当作畜圈。

然而，土耳其人对村内还留下 24 名希族塞人，感到不快，开始用残酷和不人道的方法迫使他们也离开该村。

在梅兰那尔卡村留下的 24 名希族居民中，有 74 岁又聋又跛的 Sotiris Sergis 一家，他的妻子马利亚是一个 73 岁、步履艰难的病人，还有他们的女儿 Tassoula，现年 33 岁。Sergis 一家住在一所很偏僻的房屋里，使得圣西米昂村的土耳其人把他家的女儿看成是易欺的对象，企图对她施行强奸达四次之多，经过情形如下：

1。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被认出是来自圣西米昂村的土耳其人来到 Sergis 家，把 Tassoula 隔离在屋角，企图强奸她。她拼命反抗并得到老父之助，才挣脱逃开。

2。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至九月一日凌晨一时左右，两名配带左轮手枪的年轻土耳其人，涂黑了脸闯入 Sergis 家，进入 Tassoula 的卧室。

他们袭击睡在床上衣裳不整的 Tassoula，想劫持她到屋外，显然是想从容发泄他们的兽欲。Tassoula 挣扎脱逃，跑到邻居家躲藏。

3。一九七六年九月四日、星期六、晚上十时许，一名身分不明的土耳其人携带滑膛枪，把脸涂黑，用暴力硬闯入 Sergis 家，开始在各个房间搜寻 Tassoula，她就在这个时候偷偷逃开，没有被发现。

这个身分不明的人要她的父母告知女儿的去向。他们说不知道，那个人就将他们毒打，让他们倒卧在地上，然后向亚卢萨的方向扬长而去。

当夜稍后，Tassoula 在她的叔父 Pieris Sergis 陪伴下到亚卢萨警察局去向一个名叫 Mitat 的值勤警官报案，他录下了 Tassoula 的陈述，车送他们回梅兰那尔卡，答应尽力搜捕罪犯。

在这宗事件发生以后，Tassoula 离开村庄到亚卢萨去和亲戚同住，只在白昼才回到自己的村庄。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至九月十八日、星期六、凌晨约一时四十五分左右，三名身分不明涂黑了脸的土耳其人到 Sergis 家敲门要求入内。 Maris 向她丈夫高声大叫屋外有贼，想要惊动邻居。这三个身分不明的人就破窗而入，想找寻 Tassoula，可是没有找到。这些半夜打门的人离屋到 72 岁的 Georgios Spyrou 家去，询问 Tassoula 的下落。他们在知道 Tassoula 不在梅兰那尔卡、而在亚卢萨后，就离开了。

Tassoula 会说英语，她借着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红十字会代表访问该村的机会，向他报告她所受到的四次强奸不遂的经过，并指给他看她家门窗所受到的破坏。陪同红十字会代表的土耳其联络官立即把 Tassoula 向红十字会代表的申诉通知亚卢萨的警察局的 Dervish 警官，这位警官当天就到梅兰那尔卡去，召集围地内的希族塞人，严厉地责骂他们，因为照他的说法，他们让人向红十字会作虚假的指控，还说没有人碰过 Tassoula。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 Tassoula 只好提出迁移到南部的申请，她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抵达南部。虽然任何塞浦路斯妇女对叙述强奸的企图都感到很难启口，但 Tassoula 愿意宣誓提出陈述，叙述她的遭遇和围地内其他希族塞人的遭遇。

关于这一方面，据报道，Dervish 警官过去两个月内曾去到梅兰那尔卡，逼迫仍然居住在那里的希族塞人出售牲畜离开家乡，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自动离开，他就要用武力迫迁，并说“分治已成事实，所有希族塞人都要在两个月内离开卡帕斯”。

这些事件本身都是不言自明的，我想无需我再多加评论。

## 附件二

###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报告

我以前曾经报告过，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发明和执行迫害留在北部围地里的希族塞人的各种措施的专家，目的是要强迫他们签署移居南部的“自愿”申请书放弃他们的房屋和产业。

下面是土耳其人如何把希族塞人赶出北部的一些事例：—

#### A. 贿赂

希族塞人中的牧人和农民必须以实物或现金贿赂，才能领到放牧牲畜或前往田地去的许可证。那些拒绝贿赂或贿赂不够多的人就领不到许可证，使他们不得不接连好几天向土耳其警察乞求，受到百般侮辱。土耳其警察通常总是叫他们回去，说“明天再来”。这个做法是要施加心里压力、痛苦和侮辱，使围地的希族塞人无法居留，只好申请移居到政府控制区。

#### B. 向希族塞人妇女求婚

八月初，一个在亚卢萨烟草加工厂工作的土耳其本土人，通过亚卢萨警察所长官 Dervish 警官向一个28岁的亚卢萨女子 Irini Christodoulou Pontixi 求婚。她拒绝求婚，为了免吃苦头，不得不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申请移居到政府控制区。

九月初，现在住在圣安德罗尼科斯的土耳其军官 Djaffer Mehmet Kee（因为对围地内的希族塞人进行恐怖活动而出名）拜访了住在亚卢萨的22岁女子 Androulla Phani 的父母，提议要他们把女儿嫁给阿克拉德希斯土耳其军营的司令，他说，因为“司令非常喜欢她”。父母亲拒绝求婚，为了使女儿免受麻烦，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申请把她移居到政府控制区。

希族塞人对道德和荣誉问题非常敏感，土耳其人对这一点很了解，他们就利用求

婚来威胁年青的希族塞人妇女和她们的父母亲，迫使他们为了维护家庭的声名和荣誉，不得不申请移居南部。

C. 开枪恐吓:-

土耳其人除了挖空心思对围地内的希族塞人施加其他迫害措施外，为了强迫他们离开，最近还用夜晚开枪的办法，来威吓围地内的希族塞人。

在有些例子是在拒绝申请移居南部的希族塞人住所外面或土族塞人或土耳其本土人计划在希族房主一离开就占有的新房屋外面开枪。

更确切地说，自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九日，每隔两、三个夜晚，就有人在亚卢萨村周围和村内开枪。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亚卢萨村里听到一阵自动步枪的射击声，第二天才知道开枪的是科米克比尔警察所的一些喝醉了酒的警察。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一、夜间，听到一阵自动步枪射击声，接着是使整个村庄震荡的两声巨响，一些房屋的玻璃被震破，门窗被震开。第二天，土耳其警察半开玩笑地告诉居民说，发生爆炸是因为在亚卢萨附近有一架飞机失事。

D. 用偷看的方式来恐吓年青的希族塞人:-

最近移居政府控制区的希族塞人发表了署名的陈述，指说土耳其士兵和亚卢萨警察所的警察晚间在街上闲逛，从住宅的窗户外向里面偷看。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人们更衣睡觉的时候，对象是年青的希族塞人妇女或年青的希族塞人夫妇。这些人听到睡房外的响声往往惊恐万分，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一个十三岁女孩在亚依亚特里亚斯村被强奸的事件发生后，为了害怕被袭击，只好整夜不睡。

这些做法不过是对围地的希族塞人施加心理压力的间接手法，迫使他们把女儿送到政府控制区以保全荣誉和尊严，同时也显示出了土耳其行政机构任命的维持法律和秩序及保护希族塞人的人员的水准。

附件三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

关于土耳其人为强迫仍然居住在土耳其所占地区的围地内的希族塞人签写“自愿”申请书、放弃其家园和财产而使用的压迫、敲诈和无人道方法和其他暴力手段，补充说明如下。

这些方法往往令人难以想象，显示我们一向的说法是有理由的，就是土耳其人为了达到驱逐围地内的所有希族塞人的目的，每一次都挖空心思使用新的、无人道的压迫方法，这一点从下述各节就可以看出：

1.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晚上，最近到里佐卡尔帕索村定居的土耳其移民，把绳子挂在一些房子外面，象征着绞刑台。

土耳其人的这种行动，目的显然是想恐吓房屋的主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房子，意思是，“你不走，我们就吊死你。”

下面一些人的房屋外面被安置了“绞刑台”：

1. 该村的教士，Christos Papazacharias， 牧师， 43岁
2. Stavrous Symeou， 65岁
3. Marcos Kourou， 54岁
4. Katelou Paphiti， 37岁（她的丈夫在英国）
5. Chrysostomos Chrysostomou， 60岁。

2.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晚上，几乎所有拥有拖拉机的希族塞人的住屋都遭到土耳其移民的光顾，不是毁坏拖拉机的轮胎和风扇带，就是拿走一些零件，使得拖拉机无法开动。

移民们对拖拉机主人采取的这种有组织的行动，又一次说明土耳其方面的无人道的目的，就是想不断地骚扰和恐吓，迫使所有的希腊人迁离土耳其占领区。

受到损害的拖拉机的物主有：

1. Andreas Koutas, 55岁
2. Kyriakos Koutas, 50岁
3. Demetrakis Athienitis, 55岁
4. Mitsaros Kountrouros, 60岁
5. Nicos Afxenti, 55岁
6. Varnavas Zacharia, 45岁
7. Kyriakos Malloupas, 65岁
8. Demetrakis Fiakas, 48岁
9. Christos Pehiris Xiouris, 67岁
10. Andreas Karkodas, 51岁
11. Antonis Mitsaros, 55岁
12. Zacharias Messiou, 38岁
13. Zacharias Papazachariou, 62岁

3.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一个大约二十六岁、名叫哈勒尔的新近在里佐卡尔帕索定居的土耳其移民，同别人在村子的酒店里喝酒。从里佐卡尔帕索村来的年纪六十岁的季米特里斯·克里斯托菲·卡米拉里斯正好从酒店外经过。哈勒尔一看见他就跑到街上，无缘无故对着他的头挥拳就打，把他的牙齿打落了三个。

遭到无妄之灾的卡米拉里斯质问哈勒尔为什么打他，并告诉哈勒尔他要报警。然后他就跑开了，免得再挨打。

卡米拉里斯一走，哈勒尔就走进一家只有围地内的希族塞人才光顾的咖啡店，取出他藏在袜子里的一把刀，威吓说他要宰掉所有的希腊人。当时在场的人听了都惊恐走避。

当天晚上，卡米拉里斯探访亲戚，在回家的路上，哈勒尔拿刀袭击他。哈勒尔



当时是躲在卡米拉里斯家的院子里。

哈勒尔用刀刺卡米拉里斯的大腿和下颚。 在行凶时刀子断了，这才保全了卡米拉里斯的生命。

卡米拉里斯当时高呼求救，他的邻居把他送到亚卢萨中心诊所急救。

警察逮捕了哈勒尔，在亚卢萨警察所关了两天之后又把他放了。

哈勒尔无故攻击卡米拉里斯的原因至今不明。 不过传说是因为卡米拉里斯曾向哈勒尔的十一岁的弟弟提出警告，叫哈勒尔的弟弟不要扔石头和戏弄他的两只小狗。

事后得知，哈勒尔在移民到塞浦路斯之前，正在土耳其服五年期的徒刑，因为要求到塞浦路斯定居而获得特赦。

在事情发生之后，哈勒尔由于面临被逐回土耳其的危险，曾去找过卡米拉里斯，求他撤回告诉，以免被逐。

这些事件的目的已很清楚，无需再多加评论。

-----